因樹屋書影

因樹屋書影第七卷

櫟下老人筆記

屯溪螺隱校訂

再生禮。國俗每十二年一次行始生之禮、名曰再生、惟帝與太后太子、及裔離堇得行之、又名覆誕、見遼史、裔離堇、統軍馬大官也、

古有以解鳥語馬語傳者、遼史太祖從兄鐸骨札、以本帳下蛇鳴、命知蛇語人神速姑解之、言蛇謂穴傍有金、因得金以爲帶、名龍錫金、能知

蛇語爲尤異矣、
鞭馬、馬不施鞍轡曰鞭、鞭立誕切見遼史、
唐功臣皆云圖形凌烟閣、而元王孝恭碑乃作
戢武閣登凌烟先名戢武耶、又假志元碑亦云
圖形戢武閣、昭宗末年、中書奏西京舊有凌烟
閣、畫功臣、今遷都雒陽、合議脩建、副元帥梁王
勳庸冠世、請凌烟閣側別創一閣、以表殊勳、從
之、此又凌烟別閣也、
魏鶴山云、處人倫之變、當以三百五篇爲正、考

槩小宛之爲臣小弁凱風之爲子燕燕谷風之爲婦終風之爲母栢舟之爲宗臣何人斯之爲友皆不遇者也而責已重以周待人輕以約優柔諄切怨而不怒憂而不敢疏也東坡在黃在惠在儋不患不偉患其傷于太豪便欠畏威敬恕之意如茲遊最奇絕所欠唯一死之類詞氣不甚平又如韓文公廟碑詩云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方作諫書時亦意諫行而跡隱豈是故爲詆訐要爲南海之行蓋後世詞

人多有此意如去國一身高名千古之類十有八九若此不知君臣義重家國憂深聖賢去曾去齊不若是恝者非以一去為難也余謂士君子不幸而當患難筆硯便當焚却怨懟固足鼓禍和平亦是矯情范丞相堯夫謫永州閉門獨處人稀識面客苦欲見之者或出則問寒暄而已家僮掃榻具枕揖客解帶對卧良久鼻息如雷霆客自度未起亦熟睡睡覺常及暮乃去不必華山五龍法只范丞相此睡何處得來熟睡

之客更奇此客不能熟睡公亦未必見之此可爲善處患難者法省却多少葛藤

宗杲論禪云譬如人載一車兵器弄了一件又取出一件來弄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則只有寸鐵便可殺人朱文公亦喜其說余謂寸鐵不如白戰白戰勝人不如不戰屈人

甘露之事蓋亦疎矣考其時乃太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也是時李訓謀以甘露降于禁中詔百官入賀因此欲殺宦官耳十一月末豈甘

露降之時哉其謀之疎即此可見見偶然錄、

白者見唐書、懿宗時諸道進白者、蓋閹人之稱、即今謂淨身人也　又吐突承璀傳、是時諸道歲進閹兒、號私白、似云私自淨身者　白徒見鄒陽傳、驅白徒之衆、素非軍旅　又白士羊祜日、以白士而居重位、　又白民魏詔入粟拜爵、白民輸五百復其身、白民猶言白丁也、　又帝俊之子晏龍、有琴亦名白民　又白望德宗時、宦者主宮市、置數十百人、閱貨物歷左、謂之白

望、如今市井之徒手牙儈也、　又白打、見王建詩、謂不持寸鐵、徒手相角者、　又白開、古弓名、　又白間、壁間囪也、見何平叔景福殿賦、　又白苹、魚子、好羣泳水上、名曰白萍、見古今注、　又白顛、的顙、白顛言馬額上當顱如月、見爾雅、　又白爨、周穆王右驂赤驥而左白爨、音意本傳作㦄、郭璞云、皆以毛色取名也、見列子、　又白臭、獸名、臭古澤字、見石鼓文　又白及、牛名、西域有牛、名白及、今日割取其肉一二斤、明日

其蒼即滿見金樓子、　又黑暗犀名南人謂象
日白暗犀曰黑暗又曰墨暗見墨客揮犀、　又
白褶有一女恒著青裙白褶直音云褶帔也、帔
褶、褶頭也見異苑、　又白題白笠也漢潁陰侯
斬白題將一人、　又白唐烏名唐黑色也白唐
一變爲青鶡而帶灰色見酉陽雜俎、　又白䓘
木名音高狀如榖而赤理其汁如漆其味如飴、
食者不饑可以釋勞可以血玉見山海經、　又
白選士兗切貨貝名漢武帝造白金三品其一

重八兩、國之以文、龍名白選、直三千、選上去二聲、亦作撰、　又白丹、王母之山有白丹、黑丹、見山海經、　又白水刺寶石名淡紅色嬌、見輟耕錄、　又白陵雄黄之異名也、見爾雅、　又白乳頭金蠟面、北苑焙茶之精者、見類林、　又白越蒲屬、可緝爲布、漢鄧后賜周馮貴人白越、六研齋筆記、大食國貢白越、議三段、白越議、番布之精者、議字尤奇、　又白疊、晉令曰士卒百工不得服越疊、越、蒲屬、疊、白疊也、南史高昌國有草、

實如繭、其中絲如纑、名爲白疊、國人取織以爲布、正爲輭白、　又白稜稻名、音意、五音篇作粇、

按韻府羣玉、五車韻瑞、皆取落脚字爲類、予欲爲一書、皆取起頭字、依韻編爲一書、而取事之稍僻、韻府不載者、以便檢閱、恨念室中無書可採、聊輯此一則、與同志商之、

歷代天文書志、必言天地相去之數、請問相去二字、當作何解、夫相去者、必相抵也、如中州去京師一千六百里、北邁旣至、云抵京矣、則實有

邦義在也渾天紀地天相去九萬八千里三五曆紀九萬里御飈輪雲而上何所抵乎爲此說者所憑推算不知算亦有窮空則無抵惟列子之言曰終日在天中行止張湛注曰自地以上皆天也此言明白可信

如皐三十年前有僧蓮宇者受具足戒梵唄之餘工爲詩澹儒有風黃濟叔伯父處士公及邑中知名士咸重之相與結玉蓮社邑有敗寺將脩復迎蓮公董之鏹千金庀材具乘木料綯咸

備、工將始矣、有其孝廉者、亦方治屋、而無所得椉木料綢、意寺工未始、具乃備、盍假諸、公言此不吾主、且治寺具、乃以治室、弗虔于佛、往返數四、堅弗許、孝廉赧怒、以半刺囑邑令、謂僧無賴、漁修寺金、而固時時辱我、令大索公、邑子衿及錄金治寺者、咸不平、故匿公、白之令、令曰、欲爲僧者出之、僧來、僧能致諸君、我不僧苦也、衆乃聽公出、令大許、公笞之十、使伍伯導之輸服孝廉、公出、衆擁之歸、公入室、謂衆且去、謝導者曰、

詰明從往輸服公垂簾結趺團蕉上處士覺有異坐候之良久公忽張目曰其家去處士公曰何至是和尚誤矣和尚不能証羼提波羅蜜耶且事理有在彼自辱辱和尚耶和尚勿墮落公無語洎明圓寂矣鼻垂雙玉筯正坐不仆衆異之越月孝廉子婦方就蓐闇者見一僧突入力拒之不得久之踉蹌趨子婦屋而子婦屋不聞有訝僧者少頃囝然報孝廉舉孫矣衆以爲怨毒于人甚矣蓮公乃不理黃處士言孝廉孫長

乃多慧、善爲文、垂髫補博士弟子員、隨食餼、爲高材生、循循有孝友風、里中無不慶孝廉之有孫者、衆謂殆非蓮公、何相報之反耶、未幾孝廉監軍遼左、以城陷逸歸、獲罪邑令、發其事、子戍、攺革後、其孫三十餘、忽自恣、斫跐無不爲、家中落久之、鄧所居巨室、如市檼、漸棄樑、及楗、及礎石、家徒四壁耳、又久之、乃倒壁市甓、鄰家族子曰、奈何洞然與我通、孫遜謝曰、無傷、少頃即有薄障矣、人傳爲笑、家既敗、尤多穢行、人多不

齒之人覺宮無與之語者衆乃曰蓮公終不理黃處士言矣怨毒之於人甚矣哉公有斂公詩一卷行於世○紅蓮投胎賴有末後一着不失本來面目此公改頭換面狼狽至此修怨耶自悞耶一失足爲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人是以貴忍辱也予既爲公記復爲公惜

唐開元錢燒之有水銀出可治小兒急驚甚驗見無顏錄開元錢惟金陵最多

今將玩墨不磨墨看墨不試墨錦囊漆匣羊質

虎皮俗人不識其爲白爲黑良可發笑此新都程于止語眞中今日墨弊

宋會之杭州人元時名醫也鮮于樞記其治水蠱法以乾絲瓜一枚去皮剪碎入巴豆十四粒同炒以巴豆黃爲度去巴豆用絲瓜炒陳倉米如絲瓜之多少米黃色去絲瓜研之爲末和淸水爲丸桐子大毎服百丸皆愈其言曰巴豆逐水者也絲瓜象人脉絡也去而不用藉其氣以引之也米投胃氣也見無顔錄焦澹園先生常

欲集古雜記中諸藥方爲一書惜未成只肇乘中載有數十條耳予常謂古人非自驗之方未必肯記之于集若依肇乘所載再爲推廣之各分症類都爲一集勝刻快書清紀諸鄙俚無用之書者多矣此書亦不難成留心醫術者誌之聞往時武陵金氏曾刻此書裒集甚備惜予未之見耳。

望雒山在德清縣晉雒中人永嘉中過江每升此山望雒故名按萬安橋舊名雒陽晉江之橋

名以雜、亦猶德清之山名望雜耳、

泰山沒字碑、七脩類纂以爲石套、其言甚辨、泰安州守曲三山語予曰、碑不甚厚、石復粗礪、斷非石套、按沒字碑、一曰石表、又曰石套、俗曰神主石、此石當泰山絕頂、止封禪望祭地神主石之說爲當、禮失而求之野、未可以俗言爲無稽也、

祭祀用尸、其義精深、尸不能行也、而易以木主之像、像不能行也、而易之畫影、二者猶有用尸

之義至宋儒謂影畫與祖考無干專用木主不知數寸之木與祖考何相干也古人木主之設葢以古人用尸皆以子弟為之高曾祖考無以分別故用主以識之今不用尸而但用主正如今鄉飲主賓介僎之帖獨有帖而無人也右見宛委漫記按古人左圖右書義取觸目興感如周漢明堂宣室皆有圖繪故影像之設其易感逾于尸宋人謂無干何也若塑像面貌衣冠又逾于影常見翁孺婦人入寺觀每悚然拜跪入

學宮則廢然而返即逢掖亦無肅心虔禮何也
二氏有像可欽而學宮于木易玩耳昔周之大
祭用召二公實迭爲尸焉尸借以像像職如尸
意固質之先聖而不悖唐改坐像是唐前有之
何必求異二氏而侮慢尼山使鐘皷無靈芹茆
削色耶

北嶽恒山在渾源州後移祀曲陽而渾源嶽祠
如故渾源爲是曲陽爲非今人能辨之矣明徐
常吉謂此恒山在沙漠中今大同府恒山在渾

源州南二十里非舊衙嶽也然則無論曲陽併渾源而亦非矣五嶽如此何從考實

漢元初六年太后詔徵和帝弟濟北河間王子男女年五歲以上四十餘人又鄧氏近親子孫三十餘人並爲開邸第教學經書躬自監試○教鄧子孫止于保姓教濟河王子意在維城有此遠識須麋不逮

汀州黎媿曾爲余言廣州民有以善射聲名者常挾毒矢入山中値雷雨卒至驚避入野祠雷

隨入磩碑繞身者三匝、然終不爲害、民跪而祈日、民誠罪、遽擊何所逃、柰何格格悖人耶、雷聲漸引去、已復至、復出、如是者再、若將導之去者、終不害民、民忽悟曰、神將用我矣、遂不霆逐雷聲行、抵山下、見雷方吐火施鞭奮擊巨樹、一朱衣女子、突從樹中出、雷遽遠樹數舍、紅衣下、雷復至、紅衣出、則雷又遠去、格鬭久之、終不成擊。民乃引毒矢伺紅衣出貫之、霹靂大作、遽拔其樹。民歸入其室、家人競言雷方入屋、震人幾死。

幸家無恙。惟釜翻露䂞書數字于底、不可識。有黄冠通雷文者。云是助神威力延壽一紀八字也。山中人言樹乎時無他異、亦終不知女子爲何妖。按唐小說中、亦有神追朱衣女子、自樹中出、久之漸上、有數點緋雨飛下、云是帝命誅飛天夜叉。此女子得非其類耶。

雷澤有雷神、龍首人身、鼓其腹則雷。見山海經。軒轅游于陰浦、有物焉、龍身而人頭、鼓腹而遨遊。問于常伯、常伯曰、此雷神也、有道則見、見奚

囊橘柚、此祖山海說耳、搜神記曰、扶風楊道和、田中值雷雨霹靂擊之、因以鋤格、折其左股、遂落地不得去、色如丹、目如鏡、毛角長二尺餘、狀如六畜、頭似獼猴、世謂雷神、即雷公也、又代州雷公取乖龍擊樹、樹裂急合破夾、狄仁傑命匠破得出、國史補云、雷州春夏日、無日無雷、至秋伏地中、其狀如彘、人皆取食、青溪暇筆云、霹靂中有物、如猴而小、尖嘴肉翅、雷收聲後、亦入蟄、山行之人往往多于土穴中得之、謂之雷公、不。

畏者恒啗之本草則謂之震肉無毒、止小兒夜驚、大人因驚失心、亦作脯與食之、此畜為天雷所霹靂者是、番禺雜記云、村民鑿山為穴、多品供雷與雷享之、名曰雷藏、民家女或為神所依、即呼為雷郎、得子曰雷子、則雷公信有之矣、楚詞云、旋入雷淵而不可止些、注、雷公之室、亦必有據、若雷郎雷子、必邪神假雷號耳、未可信也、

人皆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不過苗利得粟、糞心易行而得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

謂糞心、抑欲止淫、右太平御覽引孟子、非也、栗欲聞淫、似韻、漢後曆語耳、

周禮饋食之豆、蜃蚳醢、蜃蛤、蚳蟻子、不知古人何以取此作醢、今方丈即侈言及必蟻、錄異記、交廣溪洞間酋長、多蟻卵、淘澤淨、鹵以爲醬、或曰其味酷似肉醬、又倦游錄云、嶺南有大赤蟻、作窠放木梢、如數升器者、取蟻以糝泊薑釀焉、味極辛辣、則蚳實可爲醢矣、予在閩南、見人漬鱟子爲醬、漬沙噀爲羹、鹵龍虱、煮蜂房、腊田鼠、

膾竹豚、甚于醢蟻子者多矣、何足怪、

相傳廣州人取初生鼠、少浸以蜜、遽取食之、齒合、聲猶唧唧、唧唧些須、尾猶戞戞掉人頰上、名曰蜜唧、視爲上饈、言之尚悸、況下箸耶、

北人有吞蝗者、食豆叢中蛸子者、貫全蝦就燈上炙噉之者、南人見之驚避、北之誚南、猶南之誚北、習而不察者多矣、要之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耳、

殷仲文還姑孰、祖送傾朝、桓謙要恭軍王弘同

行、答曰、餞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風馬不接、無緣屈從、譴責其言、見沈約宋書世人如學王弘、省却多少祖帳。

蘭待女子同種則香、故名待女、蕉使庶生見種之、則碩且甘、種鶯粟夫婦共着麗服、半夜相對種之、則多且艶、種芫荽作穢語則茂、種山藥以足按之、則支離錯出如足形、種松子以杖擊蓬、使子墮地、用錐刺地深五寸許、以箒掃入無不長、一經人手則不生、黄楊木以陰晦夜無一星

時伐之為枕、始不裂、欲引竹過墻、以死貓埋墻外、則竹盡向貓行、欲茄子繁、俟其花時、取葉布于道路、以灰規之、人踐之、則子必繁、物理真不可測、

拾道旁遺信禁手不開足徵盛德此程于止語也、家大人凡見人與僕輩字、亦置之案上、從未一啓覘見、他人字可知矣、此事似易實難關係心術甚大人能事事從此推廣之正人君子優為之矣、

王丞相爲揚州、遣八部從事之職、顧和時爲下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奏二千石官長得失、至和獨無言、王問顧曰、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采聽風聞以爲察察之政、丞相咨嗟稱佳、諸從事自視缺然也、按風聞、二字始此、

天河兩條、一經南斗中、一經東斗中過、兩河隨天轉入地、地下水相得、又與海水合、三水相蕩、而天轉之、故激湧成潮、又曰、潮汐者、一月之中、

天再東再西故潮水再大再小夏時日居南宿、陰消陽盛而天高一萬五千里、故夏潮大、冬時日居北宿、陰盛陽消、而天卑一萬五千里、故冬潮小、春日居東宿、天高一萬五千里、故春潮漸起、秋日居西宿、天卑一萬五千里、故秋潮漸減、見抱樸子、日傳於天、天右旋入海、而日隨之、水因其灼激、而退于彼、必盈於此、此則潮之往來、不足怪也、日激水而潮生、月離水而潮大、地浮于水、天在水外、日入則晚潮激于左、日出則早

此事見周密
癸辛雜識

潮激于右見文粹按河隨日激未敢以爲信然且如元兵駐江沙而潮三日不至豈此三日河不隨天日不激水耶記此以備一説

後至元間同知兩浙都轉運鹽使司事趙君伯常休日與書吏談官府政事因曰吾曩爲中書提控掾史時夜坐私第一室忽有兩吏來前傳都堂鈞旨呼喚遂即上馬隸前導至一官府樹木陰翳大官危坐廳事上問曰河南饑省咨至乃緩七日不報彼處死者甚衆汝知之乎吾答

曰某提控耳該掾稽遲之罪已常呈舉官沉思良久曰非汝過也汝退又命前隷曰可急追該掾某人來吾遂覺夢也明日晨起令人覘之某夜縊死矣人命至重爾輩其慎之稽緩僅七日遂致冥追況甚于稽緩動經旬月者乎可以自警

元和初裴宙鎮荆掘地六尺得一石規模樓櫓悉倣荆城其中空徑六尺八寸甚工緻命徙之藩籬間是春淫雨四月不止潦漲莫遏人抱爲

魚之憂、會歐獻秉居楚山、馳問之、對以事迫、鑿石弗及、令陶範爲江陵城、內廣六尺八寸、樓枼門域無少差、於南門外八十步、掘深六尺埋之、嵗、止、宿始驚嘆昔人所鎮、從之、既瘞祭之、夕、復隆起、獻秉乃雜中道學博聞之士、見江陵志、此製奇甚、然息壤記載禹湮洪水、至荆州、見有海眼、泛溢無栢、禹乃鐫石、造龍之宮室、寘于穴中、以塞水脉、則石規模、亦此意也、此厭勝之法、二物俱見荆州、特異、

劉仲原得銅斛二于左馮翊其一云始元四年造其二曰甘露元年十月造數量背同云容十斗後刻云重四十斤以今權量較之容三斗重十有五斤乃知古今不同漢書于定國飲酒至一石不亂晉劉伶一飲一石五斗解酲則是飲三斗而一斗五升扶頭耳魏志云曹公帳下有典君持一雙戟八十斤則是一戟重十五斤兩戟共重三十斤耳見珊瑚鉤古衡量皆小于後世觀周尺可知如前說則今浮于古之七矣今

飲量卽三斗爲一石亦亦稀若典君兩戲重三十斤後世勝之者不亦亦多乎宋時衡量不知去古何若然今衡雖與古不同而四方相去終不甚遠則知去古亦不甚遠惟量則數百里外便自懸殊北斗較南斗不啻倍之同時尚爾況千百載上耶或謂飲酒一石之石是衡石之石按始皇以衡石程書決事注石百二十斤也文書日以百二十斤爲程今以甘露銅斛計之當是四十四斤有云衡石百二十斤以今秤計之當三

十三斤者、不知何據、

有持一銅斛于市賣之、其形正圓、下向爲斗、橫梁昂者爲升、低者爲合、梁一頭爲籥、籥同黃鍾、容半合、邊有篆銘、以問安、安曰、此王莽自言出于舜、黃龍戊辰改正、即眞同律量、布之四方、欲小大器鈞、令天下取平焉、見高僧傳、安、釋道安也、同量亦猶行古之道也、不得以人廢器、且一器而五物備焉。

白六帖、蘭子能燕戲、復于宋元君、元君大怒曰、

昔有異技干寡人、技無庸、適値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令而望吾賞、拘而戮之、燕戲、今絕倒投挾也、又引列子、宋有蘭子、以技干宋元君、以雙技（疑枝）見、長倍其身、屬脛並馳、弄七劍而躍之、立賜金帛、按雙技屬足、即今踹高蹻之戲也。高蹻之戲、習于着屐、寸寸而上之。長倍身矣。亦能弄刀劍等。倒投挾、不知何戲、今京師閹官畜童子爲觔斗舞盤諸雜戲者、謂之倒喇、喇與挾音近、豈即倒投挾耶、恐燕戲自燕戲、雙技自雙技、

楊雄覈靈賦曰、夫易之始、河序龍馬、雒呈龜書、

見困學紀聞、此賦名僅見、

周吉父、騂、摘秣陵前脩佳句、不無漫收、予摘其

尤、附錄于此、素爲人傳誦者、亦不錄、　史京兆

謹、字公謹、西山精舍云、碉戶蜂留蜜、松巢鶴墮

翎、覽秀樓云、殘霞擁樹作秋色、空翠裝衣生暮

寒、送屠先生云、南浦斜陽芳草色、東風啼鳥落

花天、　馬俊和杜云、翠微深見寺、綠野暗啼鶯、

蔣御史誼、字宗誼、八歲賦詩、有云、青天閣雨

雲歸岫紫氣乘龍水入江　倪尚書謙字克讓
南郊草堂云林鳩喚雨山光瞑畦稻舒花木氣
香　童尚書軒字士昂九日云黃菊酒香人病
後白蘋風冷雁來初　沈僉事鍾字仲律黃縣
云秋殘羣木老野迥亂山高新嘉驛云風定涼
生樹庭空月近人鉅野云沙草釀寒殘雪在野
雲糊影斷鴻戀　徐僉憲完字用美送何省叔
還京口云江涵秋雁影岸拍晚潮聲　姚太守
黼字大用淮陰夜泊云燈影遙臨岸月光低近

城鳳臺別墅云花深門徑人稀到簾捲春風燕自來　陳指揮鐸字大聲齋居云晚樹低分霽春雲淡隔城　伊僉事秉字德載游寺云野鶴盤雲下清風挾水涼　楊明府純字一之舟中即事云雨深煙寺晚風急海門秋　李副使熙字師文秋興云秋深茅屋鳴寒杵月上山城起暮鴉　顧尚書璘字華玉小江口云興在煙霏際年銷馬跡中飲柳山上云江橫羣水合野潤萬峰開　顧副使瑮字英玉秋雨有述云片雲

生晝暝急雨淨高天　顧貢士嶼字懋涵東橋

長子白牡丹云玉妃罷醉春無暈素女凌波夜

有香天闕山云山深六月藏寒霧地迥諸天散

曉鐘　顧秀才應祥字孝符懋涵長子江上曉

行云曉行江路月人語夜船燈遊棲霞寺云流

泉激石常飛雨靈草經寒不斷香　謝山人承

舉字子象遊寺云深林下馬蒼苔滑野寺入門

秋爽多　金舉人大車字子有楷上人山亭云

敗葉秋背墮寒煙晚欲無幽興云放棹晚潮至

開門春草生　金秀才大輿字子坤遊城南諸寺云黃葉喧高樹青山起夕煙　王太僕韋字欽佩西堂偶興云人醉斜陽裡鶯啼細雨中寄羅敬夫云花氣風生廊簫聲月滿船　王太守可大字元簡壽州渡河云沙淨空山雨風香野岸花　焦太史澹園詠梅花云花開暮雪人歸後香滿寒庭月上時　陳太僕沂字魯南遂初齋云苔痕雙屐齒花影半簾鈎　羅主簿壽字元溥宿高座寺云月來半榻寒松影風送滿山

秋葉聲　陳明府芹、字子野、焦山云、烟橫沙市遠船過海門稀　黃驗封甲、字首卿、春日云、鳥聲侵夢斷竹色映堦虛　高汝州遠、字近思、泊舟對月云、風清沙岸淨月滿浪花圓　臨淮侯李言恭、字惟寅、送安茂卿南還云、夢回芳草遠人去落花多　李宗城、字子藩、惟寅子也、贈汪子建云、夢去月明秋水濶愁來霜逐鬢毛新何御史淳之、字仲雍、別陳師宗伯云、潮痕迎雨急帆影帶烟過登繁臺云、斜日窺疎雨歸鴻綴

遠天。　金山人鑾字在衡北河道中云歸鳥亂啼原上樹夕陽多在水邊杯送李谷陽云客中候曉霜如月馬上逢春草似煙　姚鴻臚淛字元白頤孝符見過云旅懷秋欲盡鄉思客初來　姚太守汝循字敘卿江南春游云宿雨青郊潤和風白袷輕　盛貢士時泰字仲交天界寺云松聲寒遶塔竹影午過墻三台洞云石扉藤蔓迷樵路流水桃花引客來　卜長史鏜字子振送人還吳門云衰柳帶烟迷遠浦片帆隨雁

下長洲　周明府元、字長卿、集宜遠樓云、欄杆千嶂暝砧杵萬家秋　余祭酒孟麟、字伯祥、問胡太史病云、閒身稱病易春色閉門多　焦貢士尊生、字茂直、白雲洞云、千林落日稀人跡一徑疎鐘散鹿羣燕子磯云、微風山郭酒帘動細雨江亭燕子飛　徐公子邦寧、字仲謐、日涉園云、水翻細浪魚銜藻露滴空堦鶴隱松　陳秀才弘世、字延之、冬日登清涼寺云、林枯千嶂削煙冷半江昏　齊王孫承綵、字國華、別客云、天

迴孤帆泓江空獨雁寒　馬氏芷居陳石亭夫
人苦雨云楊柳深藏徑梨花靜掩門　僧宗泐
字季潭往南陵云人煙千嶂裏客路百花中閒
行云幽花不礙路偃木自成橋　弘恩號雪浪
報恩寺僧小橋望月云一片清光孤玉笛千家
煙樹亂疏鐘　寬悅字耀鶴山中寄客云千樹
夕陽鳴暮鳥一谿殘雪掩柴扉
夫童子淳質未漓情欲未開于誦習講說之中
反有以導其邪思非所以為訓且學者吟哦其

醜惡于唇齒間尤非雅尚讀書而不讀淫詩未爲缺典況夫子答爲邦之問而此句拳拳殷于四代禮樂之後恐非小事也愚敢記其目以俟有力者請于朝而再放黜之一洗千古之蕪穢云見王魯齋詩疑此論極正然有識者易有力者難故公獨屬望於有力者所定删目凡三十首

宣夜之書云惟漢秘書郎郗萌記先師相傳云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瞀精絕故蒼

蒼然也譬之旁望遠道之黃山而皆青俯察于仞之深谷而窈黑夫青非真色而黑非有體也日月衆生自然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是以七曜或逝或注或順或逆伏見無常進退不同由乎無所根繫故各異也故辰極常居其所而北斗不與衆星俱沒也攝提鎮星皆東行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遲疾任情其無所繫着可知矣若綴附天體不得爾也晉書天文志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中庸曰日月

星辰繫焉曰懸曰繫正言運旋空中其根非附著天體天有何形質而爲所附著乎宣夜謂無根繫非謬故末云若綴附天體不得爾意肯自明葛洪不察綴體露漫言不麗于天天爲無用宣夜何常言不麗天耶故推測七政而外言天者必以宣夜爲確

王充駁渾儀曰舊說天轉從地下過今掘地一丈輒有水天何得從水中行乎甚不然也日隨天非入地夫人目所望不過十里天地合矣實

非合也遠使然耳今覩日入非入也亦遠耳當日入西方之時其下之人亦將謂之為中也四方之人各以其近者為出遠者為入矣何以明之今試使一人把火炬夜半火行於平地去人十里火光滅矣非滅也遠使然耳見晉書天文志渾天精密豈容輕訾但天出入水中日出入地下則不必王仲任而始知其非也若云龍為水物喻天龍相似故易以龍比天以晉證日出明夷證日入而又以需比天入水中則不弟葛

洪藝語而唐太宗作志者亦藝中人矣

宣帝之世海岱之間有三男共取一婦生四子及去將分妻子而不可均乃致爭訟廷尉范延壽斷之曰此非人類當以禽獸從母不從父也請戮三男以兒還母宣帝嗟嘆曰事何必古若此則可謂當于理而厭人情矣延壽蓋見人事而知用刑未知論人妖將來之驗也見干寶搜神記三男不當娶一婦一婦當妻三男乎兒誠無罪母不同坐延壽失刑矣然民間有此紀綱

風俗不久廢乎故令升妖之易林云三夫共妻莫適爲雌子無姓氏父不可知初以爲世間安得有此閱此乃知世間眞無所不有也

練木侯研德玄泓曰詩之爲用者聲也聲之所以用者情也國風二南二雅三頌或出于婦人小夫銜口率意之作或出于元臣碩老諷諭賦述之言泳泆休明抒寫道德情盛而聲自叶焉遂登樂章歌薦朝廟此天下之眞聲也若夫情曼者其聲嘽情伉者其聲厲情危者其聲烈情

豫者其聲揚是數者雖詭于和而情之所激皆足以鏗鏘律呂感動鬼神相鼠之詩其聲率山樞之詩其聲迫迫且卒而仲尼不刪者爲其情眞也眞故不諱其激有激極而和之勢焉此亦聲之亞也六季三唐刻鏤組繪南北二宗披猖卒楚聲情交叶什無二三何大復嘗謂唐初四子音節可諷子美調失流轉予初疑之然究其所撰明月篇聲浮于情學者從是矯宋元之過相與規步音響趨摹格調而天下之情隱者亦

大復爲之戎首也數十年以來聲盛者情僞情眞者聲俗兩家之說戞然不入而其不諧眞樂則同終成其兩僞而已矣

雲間王玠右光承曰、自三百篇以後、千餘年而有盛唐諸子、自盛唐以後、八百餘年而有弘嘉諸子、自弘嘉以後、七十餘年而有今之作者盛唐諸子、本于三百篇而變之、譬之齊晉受封于西周雖帝制自爲不盡奉上法要其寶玉弓矢頒自天朝固强霸之盛節也弘嘉諸子、本于盛

唐而推廣之譬之田韓趙魏受封於齊晉矣然能自稱王今之作者反本于弘嘉而流衍之譬之信陵平原孟嘗之屬而又受封于趙魏田氏矣雖尊其國政若二君然然秦楚諸王終以人臣目之也彼人也我亦人也三百篇固不可爲吾豈不能分符盛唐之下與之搴旗相角哉而乃朝承北地之綸暮綰信陽之綬蛇行蒲伏爲其家老平原信陵不可得而至爲建信長安諸君淺之乎爲丈夫矣夫魏勃果才何不走長安

上書漢太子而肩趣轅下求謁東齊之相固哉即欲見齊相亦持刺直前可耳乃旦旦而掃其舍人之門因鬼見帝宜乎灌將軍以勃爲妄庸人也學唐人若走長安之類也學弘嘉諸子者謁齊相之類也學弘嘉諸子而襲其餘論盜其賸馥是掃舍人之門之類也吾恐北地信陽又將以爲鬼物而逐之也

錢虞山曰蔡九逵羽、居常論詩、謂少陵不足法、聞者疑或笑之當是時李獻吉以學杜雄壓海

內寘竊剽賊靡然成風九逵不欲訟言攻之而借口于少陵且不足法而撏撦割剝之徒更于何地生活此其立言之微指也不然則九逵一妄男子狂易中風者耳豈特蜉蚍撼大樹而已哉

靖康歲都城受圍禦敵器甲刓弊或言太常寺有舊祭服數十閒無所用可以藉甲少卿劉珏即具藁欲獻于朝以付書史史作字楷而敏平常無錯誤珏將上馬立俟之既至而結銜脫兩

字趣使更寫至于三其誤如初珏怒責之逡巡謝曰非敢誤也其小人竊妄有管見在禮祭服弊則焚之今國家迫急誠不宜以常日論然容臺之職唯當秉禮少卿固體國不若候朝廷有索則納之賢于先自訴禮而有獻也珏愧嘆而止又金陵瑣事載陪京有家貧親死付之火葬者湛甘泉先生爲禮書時欲變其俗擇禁門外空地爲漏澤園遣千戶王某齋疏請于戶部甘泉曰聞疏中有無主之地葬無主之人句恐無

主二字不敢以陳於君上之前甘泉曰殊失檢點也遂易之二事甚相類莫謂胥吏下僚中無人

成都有竹名對青半青半紫二色相映可愛見華陽國志余在泉州見此種甚多但皆細如拇指絕無巨者

上林苑有顏淵李出魯國見西京雜記陋巷佳種遂布人間貧士也何不效王戎鑽核

魏銅雀臺遺址人多發其古瓦琢硯甚工貯水

數日不燥、世傳曹操製此臺、其瓦俾陶人澄泥以絺綌濾過、加胡桃油埏埴之、故與他瓦異、見文房四譜、予屢渡漳河、詢所知云、臺上闕壯繆辭曹祠、祠中道士、每僞爲磚瓦以愚人、實則片瓦寸磚、不能得也、記在濰時、張肯仲方撫陝歸、肯仲舊令臨漳、以一瓦遺予、予卻之、使者强之至再、終日、此奴主令臨漳時、于署中親督工爲之者、公柰何弗受、余爲失笑、近友人爲予言、中都皇覺寺瓦、膚腻而質堅、承水不滲、以之作硯、

不在銅雀下、三百年物、似不難覓、然予未之見也、

銅雀臺上關帝祠、名以辟曹甚當、

箕子麥秀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童紂也、狡童二字竊鄭詩、故君也以狡童目之、可乎、舜可囚堯、甲可殺尹、此歌何難誣箕子耶、比干抹馬金闕歌亦然古無金闕字、

元末嵩州明月寺牝馬、不媾而産駒、形不類馬、每鳴、野馬皆鳴、見嵩縣志、必龍種野合、人不知

耳。

杜重威之後貧窶、進月分俸以給之、士大夫或愧焉、見東都事略、此党太尉進也、進幼事杜、如此舉。何妨不識一丁。

泰伯荆蠻之逃、疑在太王既沒。蓋有以見商之必亡、周之必興、而已適當其難、誠有所託而逃也、夫利莫大于得天下、害莫甚于忘其家、棄莫大之利、而以身當忘家之難、惟欲求此心之安、不失天理之常耳、彞齊之求仁、亦此也、朱註乃

引史記諸說、則周室蓄不臣之心。已四世矣。非古今一大寃事耶。日肇王迹、勤王家、蓋追原其積功累仁、而餘慶之遠及、正見王業之興、非一朝一夕之故耳、乃據以翦商之志。始自太王。翦蠻之迹正欲遂太王傳季歷及昌之私意。則是君臣父子之間。不免嫌忌。何以稱至德耶。見尾螢漫記、人道宋人精密、其實鹵莽處多、如三讓不加研討、見昔人傳歷及昌妄談、便爾欣然以爲確而言之、此論解寃雪誣、足快千古、

唐郭賢女爲貴妃𢙣宗以妃宗門𥁞盛恐立爲后後宮莫得進幸遂不立后○遂有無后之天子

月照天下食於詹諸許敬重以爲詹諸月中蝦蟇夫日月之食莫有知其審者故聖人書有食之言若有物食之而不知其名云爾闕疑之義謹重之至也○見爾雅翼春秋日食三十六有甲乙者三十四曆家推驗精者不過三十六唐一行得二十七宋衛朴得三十五獨莊公八年三

月算不入食法見困學記聞雖莊八年三月算不入食法而此外三十五固無不與推算應矣如厯言日月交會而食竟是今日死法則春秋自隱至哀凡二百四十二年連閏約計三千月日不知凡幾食曾史自應一一紀之不類他事須列國赴告乃書也今僅僅三十六稀疎太甚死法不又不足憑乎儒者謂有道之世日星順軌蓋窩天文錯逆人事干之春秋豈堯舜湯文時哉若有物食之故二百四十年但三十六食

耳。他書亦有言者。語有極荒唐而終不可盡擯之者。此類是也。

常獄者言中秋無月則是年兎必少世傳兎望月而孕蚌望月而胎喬麥得月而秀若中秋無月則兎不孕蚌不胎喬麥不實以獄者言觀之實有此理

無顏錄載李賀詩蟪蛄弔月鉤闌下屈膝銅鋪鎖阿甄按屈膝牕戶上所釘之環即銅鋪也北方人謂之屈戌與屈膝同其稱甚古故梁簡文

帝有詩曰纖成盤龍金屈戌則屈戌與銅鋪爲一意明矣而長吉乃用爲兩物殆猶老兎寒蟾泣秋色之意豈故好此重複耶謹拈出恐後人效之也又升菴詞品載元人樂府尸列八椒圖又貝瓊未央宮瓦硯歌長楊昨夜西風早錦縵椒圖跡如掃竟不知椒圖爲何物近閱陸文量菽園雜記云博物志逸篇曰龍生九子不成龍各有所好賜吻虮蝮之類也椒圖其形似螺性好閉故立於門上即詩人所謂金鋪也司馬溫

公明妃曲云宮門金鋪雙獸面回首何時復來見梁簡文烏棲曲織成屏風金屈戌李賀詩屈戌銅鋪鎖阿甄皆指此也又按尸子云法螺蚌而閉戶後漢書禮儀志殷人以水德王故以螺著門戶則椒圖之似螺形其說信矣予按屈戌自屈戌金鋪自金鋪余鄉人呼門囪鈸具有勾者爲繚捩無勾者爲屈戌金鋪門上銅獸面也宮門作獸面士庶家作花形下者但規銅爲片而已長吉之屈膝銅鋪如溫公所言金鋪獸面

也原非重複屈戌二字自是宛轉之意繚纏也繞也拚搖動也顫也皆與環近故以金鐶為屈戌則可以屈戌為即銅鋪則不可此雖細事然正見古人為詩無一字無來歷處後人何可妄議簡文帝詩是織成屏風作盤龍亦誤

閩船皆舴艋稍大者呼曰巢蓬按巢當作艚韻釋云艚舟名十月水為復艚水言落水也

余在萊濰時聞土人呼蓆皆曰薦恒笑之後閱

梁太中大夫瑯琊王敉亂卒遺命不得設復魄

旌旐、一蘆蘼藉下、一枚覆上、則知蔗之為蘼久矣、

真宗二年有異人長纔三尺、而身與首幾相半、豐髯秀耳、丐食輦下、叩其所自來、則言曰吾將益聖人壽、一日開於上、召見內殿、訊其能、則言性嗜酒、命之飲、一舉一石不俄、逸其人、翌日太史奏壽星之躔、密聯帝座、上益异之、後令訪求不可得、勅圖其形、即今壽星像也、見濯纓亭記、按真宗在位二十五年。年壽止五十有五、纔下壽耳。

不知所益有幾。
競渡始于勾踐，見越地傳習水報，吳托于戲耳，
正如龍忌，不關子推，
南唐孟歸唐，能詩，肄業廬山國學，常得瀑布詩，
練色有窮處，寒聲無盡時，鄰房生亦得此聯，遂
交爭之，助教不能辨，訟于江州，各以全篇意格
定之，而歸唐為勝，後歸京師，累遷大理丞，江州
舉吏往京師，猶指曰，訟詩生也，見廬山雜記，又
鄱遂老人喜為詩，所至輒自題寫詩句，郡下，自

稱日谿達李老、常書人新素墻壁、主人憾怒、訴官。杖之。枸使。市石。灰更。圬墁。訖告官乃得縱舍。聞者哂之。見劉貢父詩話、一聯搆訟、題壁被笞。大堪捧腹。今盜句亦壁者。實繁有徒。請少自收斂。勿遭毒棒。

環王國野象、一牡管三十餘牝、牝者牙纔二尺、送供牡者水草、卧則環守、牡象死、共埋之、號吼其處乃散、見續博物志、咸溪童鏞家畜二犬、一白一花、共出一母、性狡獪、善知人意、後白者斃

目俱盲、夾能進牢而食主家作草窩卧於簷下、花者日銜飯吐而飼之、夜則卧於其旁、白者既死、主憐之、埋于門前山麓間、花者朝夕往埋所、遶數匝若拜泣狀、卧其旁少頃始返、見建寧府志、虎有父子、蜂有君臣、此象有夫婦、狗有兄弟也、人可憬然矣、此二則新吾先生無如篇中未載、故錄之、余在維揚聞海陵王侍御相說廣無如爲二十餘卷、眞有益人心、惜未鐫行、

人生而心志在內、聲音在外、骨體有形、事變有

會更相爲表裏此自然之道至於術學論成敗考貧賤觀富貴各取一槩或聽聲音或見骨體或占色理或覩威儀或察心志或省言行或考卜筮或本先祖如水同源而分流也右曹大家注班孟堅幽通賦論相人之術惟此包括最廣今人相法無驗者坐只論面部耳

天始惟一氣耳莊子所謂溟涬是也討其所先莫先于水水中滓濁歷歲既久積而成土水土震蕩渣滓凝聚下落土出遂成山川故山形如

波浪之勢焉於是土之剛者成石而金生焉土之柔者生木而火生焉五形既具乃生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見艸木予天惟一空空自有氣然氣每自下而升地氣既上升即天氣也此論五行生序最確

因樹屋書影第七卷終

因樹屋書影第八卷

櫟下老人筆記
男 在浚 在延 錄

翳桑餓夫、倘得以銜宣子、漂絮老媼、進食而哀王孫、賴榮受報於親炙之人、黔敖忍死於嗟來之食、古人視飲食之重如此。

吳興鄭侯升秕言、鄭谷鷓鴣詩、既曰相呼、又曰相喚、則複矣、既曰青草湖邊、黃陵廟裏、又曰湘江曲、亦欠變矣、及觀本草載此詩云、相呼相應、

湘天潤語既無病更清曠按本草衍義乃宋政和中寇宗奭所撰據此則宋代尚有唐詩善本後乃傳訛耳俟升發前人所未發妙解也

西京雜記劉子駿著漢書一百卷傳之劉歆歆撰漢書未及而亡班固所作全用劉書小異耳○據此則班史不但襲司馬矣

古人作詩皆寫情愫亦無忌諱庾信寄徐陵云故人儻思我及此生平時莫待山陽路空聞吹笛悲徐陵別毛永嘉云嗟予今老病此別空長

離白馬君來哭黃泉我詎知徒勞脫寶劍空掛隴頭枝杜甫別鄭虔末云應與先生成永訣九重泉路盡交期今人作詩惟以觀贊為事矣詩話往往言詩讖亦大可笑

近從陳開仲構得宋晁無咎抄本雞肋集七十卷閱之詩賦六百餘篇擬古諸作綽有古調而近體佳句亦多如賦成夜燭纔銷寸衙退朝曦未半竿未緣狗監知才思端向牛衣積淚痕白圭未可輕三復小草須防得二名能似鼠多愁

渡谷任如鮎鈍笑緣竿憂虞心似知更雀安穩身如掛角羊皆工用事屬對者也五言如日落狐鳴塚天寒犬吠村雨闌鳩喚婦風徑燕將兒松根危抱石嶺路曲隨溪老覺田原好慵疎里巷尋皆有林野之趣者也絕句汴堤暮雪欀徑山道人云朔風吹雪亂沾襟走馬投村日向沉遙想道人敲石火冷杉寒竹五峯深村店即事云十載京塵化客衣故園榆柳識春歸深村方物無由覓蝴蝶雙尋麥隴飛題穀驛舍云驛後

新籬接短牆枯荷衰柳小池塘依遊對此忘行路徙倚軒窗看夕陽皆有中晚風調不類宋格金陵妓朱斗兒嘉靖間與陳魯南沂聯詩曲中有才情者也左送所歡一絕云楊子江頭送玉郎離思牽挽柳絲長柳絲挽得吾郎住再向江頭種幾行人爭傳誦予偶閱元詩黃君瑞送別云雲錦江邊送玉郎江邊折柳柳絲長柳絲若挽情人住更向東風種幾行乃竊抄者魯南輩不察也

趙燕如金陵名娼也寄謝友人送吳箋詩云感君寄吳箋箋上雙飛鵲但効鵲雙飛不效吳箋薄一時名士皆與之狎京口鄔佐卿雪後訪燕如詩云燕子樓前曉日遲叢篁靜色歲寒知庭堦積雪看教舞檻附青山入畫眉鼓瑟調從翻玉樹當杯人似宴瑤池雲鬟謾對綸巾白無奈風塵兩鬢絲

唐僧智永為王右軍七世孫皎然為謝康樂之十世孫二僧詩字名家不忝其祖殊勝金銀車

登進士第者。
崑山周少參震、其祖壽誼、生於宋景定間、歷元至洪武六年、百有十歲、郡守魏觀、設鄉飲酒寵異之、明祖高皇帝聞而召至闕廷、賜以酒饌、復其家、年百十六歲而終、眉壽之人、未聞有歷三朝者。亦奇事也。
世傳禹碑七十七字、韓文公詩云、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處猿猱悲。亦未之見也。宋張世南云、嘉定中賢良何致、見於南嶽岣嶁峯上、遂摹

刻於嶽麓書院、嘉靖甲午、長沙太守潘鎰得於書院後小山草莽中、即宋人摹刻者也、夫古文之傳遠者、多銘於鐘鼎、至周宣王始刻石鼓、歐陽巳疑其非眞、則岣嶁之刻、後人妄作明矣、後楚沈鑑夢神禹授以古鈚、下有篆文、類碑字、及早起誦、若素識、不勞深索、楊用修好奇士也、遂信之、乃作禹碑歌、抑亦英雄欺人耳、何可據以爲實、董郡丞廷欽觀禹碑詩云、晨望衡嶽山、悠悠恣登陟、霞彩散崇岡、垂蘿掛蒼壁、路逢樵者

言、岣嶁有奇蹟、飛翥若鸞龍、云是禹碑石累累七十字、字字不可識、古與蝌斗文、怪匪斯籀筆、用修好奇士、今文手親譯、緬想治水功、天授非人力、得非死委藏、神符今散逸、我觀五嶽圖、眞形甚奇僻、恐是山川形、亦與五嶽匹、闕文安可尋、郢調詎堪釋、爲語夜郎翁、支離太無益、

明初舊制、吏部考察、但老疾罷軟貪酷不謹四條、成化間、豐城李太宰裕爲吏部時、謂遲鈍似軟、偏執似酷、始創立才力不及一條、以處之實

愛惜人才之意其法至今不變公善詩所著有古澹集翩翩唐響也春夜云夜深庭院寂無譁寶鴨香銷燭影斜倚徧闌干眠未得滿庭明月浸梨花憶揚州云樓臺燈火萬家明況復通宵歌吹聲二十四橋今寂寞月光空自鎖重城聞鶯云綠草蒙茸徧四郊桃花飛盡柳陰交行人正起傷春思歇聽黃鸝噪樹梢五言如涼月疎林影晨雞遠店聲細雨楚山曉輕雲朧樹春楓林萬葉盡茅屋幾家烟沙淺溪流碧春深野燒

青孤城明晚照落木動涼飈皆佳句也

莆陽林士造字吾宗太守嗚盛子也少年能詩未幾發狂疾夭歿登烏石訪太虛上人云老僧高卧處幽絕到人稀半榻無長物空山獨掩扉竹疎常漏日苔古欲侵衣相送斜陽在淸風滿翠微游牛首山云野刹半空齊山深路屢迷經聲黍鳥韻塔影印雲梯倚策追前跡摩崖認舊題諸峰看不極惆悵夕陽西送人之衡陽云依微草樹接汀洲一葦臨河送遠遊幾處啼猿湘

水暮一行寒雁洞庭秋霜前古寺疏鐘急雪後空山亂瀑流明到故人因下榻郡齋無日不淹留惜其稿不傳

嘉靖間吳中刻六朝詩集有梁宣帝詩一卷僅六首建除迎舍利麈尾百合梨蘭而已乃陳宣帝悞作梁也詩紀亦踵其悞附於梁元帝之後宜改正之

漢藝文志小說出於稗官謂細米爲稗王者欲知閭巷風俗細碎之言故立稗官以記之

梁吳均少年子詩云不道參差菜誰論窈窕淑
雖用經語大似歇後亦詩病也
五代耶律德光入洛陽聞杜鵑問李崧曰此何
聲也崧以杜鵑對五代巳有之矣邵康節於天
津橋聞之不足駭也豈未聞前事乎
李文正東陽年十七登進士太倉陸太常釴與
之同榜有詩云金羈細馬出明光碧色羅衣錦
繡香行過玉河三百騎少年爭說李東陽
新昌胡夢說方伯云弇州史料凡請弇州作傳

志者雖中才亦得附名未請傳志者雖蓋代勳名節義亦所不載後之耳食者未可以此爲定案也讀弇州書者亦不可不知

洪武八年宋濂官禮部侍郎封濂母陳氏妻賈氏爲德人見誥命後無德人之稱

唐張旭以草書名未見有詩傳於世偶讀弘治中顧宗伯清集跋旭艸書後載其咏柳一絕云濯濯烟條拂地垂城邊樓畔結春思請君細看風流意未減靈和殿裏時詩不見唐集旭所自

作也。

宋末汶陽王質、號雪山先生、著詩經總聞二十卷、其家櫝藏五十年、淳祐中吳興陳日强守汶陽、刻之郡齋、始行於世、後又無傳矣、謝在杭錄之祕府、諸子盡賣藏書、近爲陳閎仲購得之、歸之予、中間不甚依朱氏、多得風人之趣、如小星二章、謂婦人送君子以夜而行、事急則人勞。不得不歸之於命。抱衾與裯、聞命即發。不及治裝也。此說猶切、宵征之旨、如騶虞二章、謂田獵之

作一行只五獸言不多也草始茁獸未有深芘所以如此其心雖慈其禮不可闕也供國祭祀充君膳羞有不得已者每有所獲必皋騶虞稱嘆言安得如此獸不踐生草不食生物者也其心甚不欲也三百篇皆自觚已意而觧之惜無力板行之耳

永和蘭亭之會四十二人柳公權書之題云四言詩王羲之爲序序行於代故不錄其詩多不可全載今各裁其佳句而題之亦古人斷章取

義也五言詩孫興公爲序柳註云文多不備載近見宣和中內府搨本始知今世所傳興公序與詩皆經柳所裁俱非全篇也周府刻蘭亭宴集圖其詩合四言五言於圖像之上近益府仍舊文重刻之詩與柳書多有異同郎以王爲前序孫爲後序亦非矣謝在杭嘗云蘭亭之賢皆一時之選賦詩只四句六句亦有不成者眞咄咄怪事在杭未見宣和舊搨耳

予鄉王覺斯先生詩凡百餘卷卷帙既多每遂

不能流傳予欲刪爲數卷以行匆匆東行不暇
及矣先生詩不難於沉著而難於流動偶得其
五七律附錄數聯於後然予實未見先生全稿
也竹空翠噓蒼節瞋侖守澹烟 輩華城 野火頹
荒屋殘更出驛樓 送盧山僧 暮雲閒樵響空心
共虎遊 正學祠 荒山無死氣白日有寒風 期友
明月無心上故人何日來 入雒 風急灘聲逆天
低嶽色蒼 萬年寺 疎磬雲中樹高簾雪外山 又
行網腥朝入肆禾氣午薰人 清河縣東南湖露

潤聞花氣沙虛透樹光　馬坡寺　僮僕迷幽寺牛羊上古墳　淸心　牛壢斜陽穩雞鳴僻巷深　舟中　開窗湖盡白一路柳先靑　圓津寺　香烟流遠磬秋色滿空山　酬荊岫　好詩憐雪後同夢記峰西　還里至茱萸灣　旅人輕犯雨里鼓亂搥秋　旅次聞諸弟　佩刀何地解匹馬此身孤　不必衣濕櫻桃雨帆拖杜若雲　哭內子　鬼籙紛無序人生耐幾秋　送友還黔經楚訊石齋消息　開獄猶故友比屋是誰家　燕子磯　極浦看人小乖崖礙鳥飛

洪修寺　秋風連日雨古寺異鄉心　煙雨樓　誰家
園樹青霞外幾樹梧桐白露中　送碧滄濤沱日
暮攜孤劍銅雀風高照大旗　送張子入蜀　人行
古嶂楓千點月照平沙鴈一聲　西山碑間三日
沉吟處谿外孤鴻獨送時　九日高臺寺　危邊白
鴈偏來登古寺黃花復對誰　華嶽　泉音酒醒偏
隨枕嶽色秋深不礙墻　送郭監軍　春深馬散桃
花外成老人歸燧火中　金谷園舊地　花光古縣
沉樓閣溪色斜陽照板橋　木末亭　袖裏怪風藏

石子墻邊破寺出桃花 臘月 客子欲渡氷初急
鄉書不來鴈又征 終南山 好山當牖日初上芳
草滿園人未歸 馬祖姑 疎燈獨夜聞孤鴈明月
空山泣子規 京南遠望 薊門古戍三邊接碣石
孤雲萬里來 登法藏寺塔懷鄉 僧院開花非昨
日雲山轉眼即前朝 愛妾換馬 舊夢不隨絲絡
斷騎嘶莫過鏡樓西 野寺 泉聲爭迎雲屐響一
牀默坐雨燈深 送綱存 江波萬里孤舟駐栟葉
千峰暮雨收 欒城 野橋流水浸官道古戍閒雲

隱驛樓 憶西湖 一夜紫橋聞鶴羽十年紅葉想
漁舟 登龍山 縈帶河聲皆北轉微茫嶽氣自東
來 亂後 紅柿月明焚屋後白頭人出戰場中 贈
履台 煌塵萬里丹峰阻江海何人白髮歸
洞庭葛震甫有題村廟云古木陰中冷廟荒鄰
雞飛過矮茅牆銖衣半濕桃花雨蠨蛸絲絲網
夕陽文姬歸漢云駄金辛苦向黃沙贖得文姬
到漢家多少遺書付王粲獨傳哀怨拍霜笳客
中立春云四日新年一日春新春還是舊年人

山中有屋何曾住、逢著梅花便結隣、山帶樓云、一帶青山一帶溪、溪光山色互招攜、春風醉我高樓上、聽盡林梢百舌啼、後官閫藩幕、宅鄰奔歸、水次鬪猿、急歸難與逆流爭、一日郵籤五日行、腸結淚枯無夢斷、冷猿何必許多聲、震甫詩多奇警、此其一斑云、

詩云、誰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註云相似而難辨也、然烏其翼左掩右者爲雄、右掩左者爲雌、一說焚其毛置水中、沉者爲雄、浮者爲雌、

龜千年游於蓮葉之上庾信詩云靈蔡上芙蓉鳳非竹實不食庾云祥鸞栖竹實以蔡代龜以鸞代鳳此皆六朝換字之法也薛道衡襲之云集鳳桐花散勝龜蓮葉開竟用本色字殊勝

楊升菴夫人黃氏能詩世傳鴈飛應不到衡陽一律最佳而他作少見然絕何尤妙有寄升菴云懶把音書寄日邊別離經歲又經年郎君自是無歸計何處青山不杜鵑升菴初娶王氏封安人早卒黃乃繼娶也有樂府數卷梓於金陵

人之最難忍者拂逆也其在泛常可情恕而理遣若天性之適遭其窮與之校不可置之度外不可道惟有自盡而已古大舜父頑母嚚象傲而能無怨無懟委命畢誠以漸感通其究克諧底豫格神人而爲天下後世法舜之親若弟舜成之舜之古今稱大舜又舜之不幸成之也君子觀于舜而知逆境之成人故曰山河大地盡是黃金滿世界皆藥物小拂逆是小遭際大拂逆是大遭際以之怨尤固非即泛泛以爲前緣

若可何如亦錯過而可惜矣。

儒者言無鬼神、大要慮人諂瀆耳、慮諂瀆則可、謂無鬼神則不可、從來聖賢兢業戒懼、寔是見得鬼神靈爽烜赫、其日福善禍淫、臨汝陟降、精氣遊魂、體物不遺、俱真實語、此千聖心學、第一吃緊、舍此即無聖學、非明知其無、姑爲是權心法、且誑世也、夫禴祠蒸嘗、精有必通、鬼神無則祖先亦無、儒者不廢家祭、何以言無鬼神也、人目不見風。不曰無風。不見性。不曰無性。不見祖

先不曰無祖先則雖不見鬼神其有鬼神必矣或曰聖賢無所爲而爲善何畏乎鬼神是殆不然恒人之視聖賢也太高聖賢自視固是恒人若自謂已聖已賢而不畏妄亦甚矣畏則念真實念真實而後裏如表終如始屋漏如大庭無所爲而爲善孰加于此人誠鬼神之不畏復何所畏也彼其所謂諂瀆者非必禴祀蒸嘗其祈禳禱賽之謂耶臣子當君父迫切時匍匐呼籲無所不至祈禳禱賽雖知無益計且爲之此猶

較可從之俗、何爲語讀、即云語瀆祗人之愚、鬼神何尤、不可因死噎者謂無穀、因死溺者謂無舟也、今慮語瀆而蔑鬼神、廢出王游行之昭鑒、而即譁昧使君子聞之墮行于幽、小人聞之濟惡于顯、世儒之論、毋乃爲無忌憚者地、而張之焰乎、

禮稱曾祖之父爲高祖、左傳昭公十七年、郯子來朝、曰我高祖少皥摯之立也、則以始祖爲高祖、昭公十五年、王謂籍談曰、昔而高祖孫伯黶、

司晉之典籍、則謂其九世祖爲高祖、

書歸格于藝祖、註以藝祖爲文祖、不詳其義、人知宋人稱太祖爲藝祖、不知唐金二代、亦皆稱其太祖爲藝祖、唐明皇開元十三年、封泰山、其序曰、惟我藝祖文考、精爽在天、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封混同江神冊文曰、仰藝祖之開基、佳江神之效靈、然則是歷代太祖之通稱也、

前代拜相者必封公、故稱之曰相公、若封王則稱相王、晉簡文帝稱相王、武帝在魏時亦稱相王自洪武中革去丞

相之號則有公而無相矣即初年之制亦不全沿唐宋有相而不公者胡惟庸是也有公而不相者常遇春之倫是也封公拜相惟李善長徐達三百年來只二位相公耳○魏王粲從軍行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羽獵賦相公乃乘輕軒駕四駱相公二字似始見此

古人二名止用一字晉侯重耳之名見於經而踐土之盟載書止曰晉重豈古人二名亦有可但稱一字者與○潘岳西征賦重戮帶以定襄

弘大順以霸世、文公名止用一字、本於踐土載書、却非翦截古人名字之比、其闕中詩云、紛紜齊萬、亦孔之醜、則不通矣、豈有以齊萬年為齊萬者邪、○呂氏春秋、干木光乎德、去叚字、惜誓來華順志而用國、去惡字、此為翦截名字之祖、○文中並稱兩人而一氏一名、尤為變體、杞殖華還二人也、而淮南子稱為殖華、賈誼新書、使曹勃不能制、曹曹參勃周勃也、漢斥彰長碑云、喪父事母、有柴顏之行、柴高柴顏顏考叔也、郤

正釋譏、稱彝叔之高懟、陶濳詩、積善云有報、彝
叔在西山、語亦類此、〇又有並稱兩人、而一爵
一姓、如史記絳灌、絳、絳侯周勃、灌、潁陰侯灌嬰
也、葢高帝時功臣、周姓者不一人、故特稱爵、

古人謚有二字三字、而後人相沿、止稱一字者、
衞之叡聖武公、止稱武公、貞惠文子、止稱公叔
文子、楚頃襄王、止稱襄王、秦昭襄王、止稱昭王、
漢諸葛忠武侯、止稱武侯、

子孫得稱祖父之字、子稱父字、屈原之云朕皇

考曰伯庸是也孫稱祖字子思子云仲尼祖述堯舜是也顔氏家訓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名終則諱之字乃可以爲孫氏孔子弟子記事者皆稱仲尼呂后微時嘗字高祖爲季漢袁種字其叔父曰絲王丹與侯霸子語字霸爲君房江南至今不諱字也河北士人全不辨之名亦呼爲字字固因呼爲字尚書王元之兄弟皆號名人其父名雲字羅漢一皆諱之其餘不足怪也

古人有名父名君名名祖金滕周公之祝辭曰惟爾元孫某名君也左傳楚子圍宋申犀對王稱無畏知罃對楚王稱外臣首鄢陵之戰欒鍼曰書退名父也欒盈辭于周行人曰陪臣書曰其子黶名祖若父也

古人生不諱名同輩皆面呼其名書周公若曰君奭禮記曾子問篇老聃曰丘檀弓篇曾子曰商論語微生畝謂孔子曰丘是也○孔子誨其弟子皆稱名孟子則皆曰子稱於他人之前亦

曰子樂正子高子是也亦可以見世風之變矣古人敬其名則無有不稱字者陸務觀曰字所以表其人之德故儒者謂夫子曰仲尼非慢也後世不惟諱其名而并諱其字晉書儒林劉兆傳嘗有人著韠騎驢至兆門外曰吾欲見劉延世兆儒德道素青州無稱其字者門人大怒兆曰聽前又常林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伯先在否林不答客云何不拜林曰雖當下拜臨子字父何拜之有

古人有以父名子者、左傳成十六年潘尫之黨。潘尫之子名黨也、襄二十三年申鮮虞之傳摯。申鮮虞之子名傳摯也。意必當時有同名者。故特舉其父以別之、

古人有以夫名妻、漢楊彪夫人袁氏答曹公卞夫人書曰、彪袁氏頓首頓首、

名以同事而嫓者、淮南子言秦穆公使孟明舉兵襲鄭過周以東、鄭之賈人弦高蹇他相與謀。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師。是蹇他爲弦高之

友而左氏傳不載又言荆軻西刺秦王高漸離宋意爲擊筑而歌於易水之上宋玉笛賦亦以荆卿宋意並稱是宋意爲高漸離之侶而戰國策史記不載○戰國策東孟之會聶政陽堅刺相兼君詘云堅政之副按聶政告嚴仲子曰其勢不可以多人未必有副

名以同事而章者孟子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考之書曰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此禹事也而稷亦因之以受名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

夫而變國俗考之列女傳曰哭于城下七日而城爲之崩此杞梁妻事也而華周妻亦因之以受名。

人以相類而誤者。墨子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網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於傳未有此事。必太公之誤也。呂氏春秋箕子窮於商范蠡流乎江。范蠡未嘗流江。必伍員之誤也。淮南子吳起張儀車裂支解。張儀未嘗車裂。必蘇秦之誤也。易林貞良得願。微子解囚。微子未嘗囚。必箕子之

誤也。○晉書夏統傳子路見夏南憤恚而忼愾、子路未嘗見夏南、蓋衛南子之誤。

史記萬石君傳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甲乙非名也失其名而假以名之也張湯傳長安富賈田甲韓安國傳獄卒田甲疑亦同此○漢書魏相傳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不應一時四人同以堯舜禹湯爲名若有意撰而名之者及讀急就章有云祖堯舜樂禹湯乃悟若此類皆古人所假以名之

也、或曰高帝時、實有趙堯、然非謁者〇梁范縝神滅論、有張甲、王乙、李丙、趙丁、後人假設之辭、以此爲祖。

漢書張敖傳、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故、不宜有此、劉攽曰、史家記事、或有如此追言謚者、史記貫高與張敖言、謂帝爲高祖、公羊傳、公子翬與桓公言、吾爲子白隱矣、皆此類、今按傳記中、此例尚多、如左氏傳、石碏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國語、鮑國謂子叔聲伯曰、子何辭苦成叔之邑

淮南子、先軫曰、昔吾先君與穆公交、吳越春秋子胥曰、報汝平王、說苑景公曰、善爲我浮桓子也、屈宜咎曰、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並是生時不合稱謚、乃後人追爲之辭也。○史記田敬仲世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史通曰、田常見存、而遽呼以謚、蘇氏曰、田常之時、安知其爲成子而稱之、

稱晉文公爲文君、楚辭惜往日、介子忠而立枯今文君寤而追求、稱楚莊王爲莊君、荀子莊君

之習、稱魯昭公爲昭君、焦氏易林、乾侯野井、昭君喪居、

管子稱三晉之君、其時未有三晉、輕重篇稱魯梁、其時未有梁、國語句踐之伯陳蔡服從、其時有蔡無陳、說苑句踐聘魏、其時未有魏、又言仲尼見梁君、孟簡子相梁、其時未有梁、魯亦無孟簡子、呂氏春秋、晉文公師咎犯隨會、隨會不與文公咎犯同時、史記扁鵲傳、號太子、其時號亡已久、龜筴傳宋元王、宋無此君、越絕書晉鄭王、

晉鄭未嘗稱王、列子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平仲去管子百餘年、韓詩外傳孟嘗君請學於閔子、閔子孟嘗君相去幾二百歲、

集古錄有五代時帝王將相等署字一卷、所謂署字者、皆草書其名、今俗謂之畫押、不知始於何代、程史謂晉巳有之、然不可考、南史齊高帝在領軍府、令紀僧真學手迹下名報答書疏、皆付僧真、上觀之笑曰、我亦不復能別、何敬容署名敬字則大作苟、小爲文容字大爲父、陸倕戲

曰公家苟旣奇大、父亦不小、北史斛律金不識文字、初名敦、苦其難署、改名爲金、從其便易、猶以爲難、神武乃指屋角令識之、北齊書庫狄干不知書、署名乃干字逆上畫之、時人謂之穿椎、又有武將王周署名、先爲吉而後成其外、世說蕭引書法遒逸、陳宣帝嘗指其署名、語諸人曰、此字筆勢翩翩、似鳥之欲飛、唐書董昌僭位、下制詔皆自署名、或曰帝王無押詔、昌曰不親署、何由知我爲天子、今人亦謂之花字、北齊書後

主紀領軍一時二十連判文書各作花字不具姓名莫知誰也○東觀餘論云唐人及國初前輩與人書牘或只用押字與名用之無異上表章亦或爾近世遂施押字於檄移或不書巳名字而別作形模非也

宋史劉奉世傳先是進奏院每五日具定本報狀上樞密院然後傳之四方而邸吏輒先期報下或矯爲家書以入郵置奉世乞革定本去實封但以通函騰報從之呂溱傳儂智高寇嶺南

詔奏邸毋得輒報漆言一方有警使諸道聞之共得爲備今欲人不知此何意也曹輔傳政和後帝多微行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聞四方邸報字見於史書始此

山陰姜武孫 承烈 分野辯云古今人屢辨而終不可辨者莫甚乎分野之說矣天與地精氣相感地有是形天即有是氣故在天爲分星在地爲分野是亦理之可信者也自周禮保章氏以

星土辨九州之地。後世儒者莫不宗之。但星經既亡。今所據者止班固所著漢志。鄭康成引十二次之分以相屬。而魏太史令陳卓更分繫二十八宿。悉載郡國各所直宿度。可謂詳矣。然即其言攷之。其可疑不止一端。揚在東而星紀則在北。雍在西而鶉首則在南。冀在北而大梁則在西。齊魯俱在東而降婁乃在西。元枵又在北。是躔次之參差可疑也。衛在河內與并無涉也。乃衛不屬豫而屬并。魯在山東與徐無涉也。乃

魯不屬兗而屬徐晉在太原與益無涉也乃晉不屬冀而屬益是州郡之錯互可疑也夫州郡錯互則地與地不相合躔次參差則地與天不相合夫既不相合若此尚欲泥其書以驗災祥而決休咎豈有當乎論者以為分野占驗自古不爽當時必有所據而然或云封國之年其歲星所在之辰即屬分野則同歲受封者必多何以齊魯宋鄭諸國各分躔次而絕不相侔此不問而知其非也唐一行則云星之與土以精氣

相屬不係乎方隅其占驗以山河爲界不主於州國其說似矣然不過意爲揣測耳又安能取夫參差之星錯互之地條分縷析一一相配而錙銖不爽也哉且不特此也天以下大矣廣矣決不止于中國也雖鄒衍之論迂誕不足深信然旣謂之中國則東西朔南之爲外國者不知凡幾其分星分野當必無異攷昴畢之界曰天街天街者中與外之交也天之不詳內而略外可知也必若諸儒之論是天已盡於中國而中

國之十有二州已盡天之三百六十五度矣豈理也哉或曰五車五星其次舍在畢星書謂主秦趙七國北斗七星其次舍自張而角星書亦謂主秦楚七國或又曰牛女下有十二國星東起越西至鄭鄭夾滎謂天之所覆廣而中國所占止此十二星或又曰天市垣有列國星二十二起宋至河中所謂分野者指列國諸星而言也夫五車北斗何所見而謂主七國星書固不足據牛女下之十二星天市垣之二十二星在

天業有其象則列國之休咎自應於此星占之較之十二次分野之言似爲勝矣然中國所占僅此則此外之災祥皆可置而不論又何以五星聚井而沛公帝彗星掃秦而苻堅危熒惑守心而宋憂景星見尾而燕盛也哉吾故曰辨之而終不辨者分野之說也然則奈何曰辨之而終不辨莫若以不辨辨之夫人主之於天也蓋無事不當警無處不當警者也必曰某事徵某應此劉向五行傳之謬也必曰某星應某地此

亦漢以來諸儒之失也且往者分建列國固有分野之說令之各警天戒今四海一家則周天之休咎皆皇極之徵應也何必紛紛分野之同異爲哉〇分野之辨紛紛聚訟得武孫此論而定喜其議與予相合因備錄之武孫別有雅頌辨春王正月辨河圖洛書異同辨予另刻之賴古堂文選中

楊升菴朱鬱儀兩先生著書最多予既合刻其目矣此外則陳心叔先生、士元楚之應城人所

著詩文名歸雲集如干卷外有論語類考廿卷、孟子雜記四卷、易象鈎解四卷、易象彙解廿卷、五經異文十一卷、姓滙四卷、姓觿十卷、名疑四卷、古俗字略七卷、夢占逸旨八卷、閱疾恒談十五卷、楚故略廿卷、象教皮編六卷、楚絕書二卷、荒史六卷、世曆四卷、江漢叢談二卷、俚言解二卷、喬語音義四卷、嶽紀六卷、板帙浩繁、未易流傳、予舊藏六七種、今只存一二矣、後托家吳助大令覓其全本、亦不可得、相傳先生覽撰之前

一夕其父夢一老翁冠袍款戸而入自稱齊卿孟軻翌旦而心叔生其父遂小字之曰孟卿後登嘉靖甲辰進士刺灤州己酉二月上丁有事孔廟分獻於孟子木主無故自仆墅爵皆墮地心叔惡之遂自免歸稱養吾子息影讀書故著述甚富孝感夏振叔云心叔子堦字吉藪亦博學著有編日新書十二卷

譙樓画角之曲有三弄爲曹子建作其初弄曰爲君難爲臣亦難難又難再弄曰創業難守成

亦難難又難三弄曰起家難保家亦難難又難令角聲之嗚嗚者皆難字之變聲耳夏振叔言崇禎己卯其鄉省試有延亂問題者亂書一絕末二句云今年試目非容易請聽譙樓第二聲問者不解至就試題乃為臣不易始歎其隱妙

夏振叔言其鄉數年前瘧大作或教於古錢中檢取周元通寶一文持之即愈初不知此說倡自何人一時喧傳寶為符籙一文須時錢一緡按此錢乃周世宗毀天下銅佛所鑄其却瘧者

或亦仰藉瞿曇之靈歟○黃俞邰云金陵人傳此錢難產者持之即下亦不知何故

升菴外集載孫器之評詩一則而稱定陶孫器之夏振叔云按其人姓敖名陶孫而器之其字也楊誤以敖陶爲地而改敖爲定以合郡邑之名與誤認劉德升爲劉景升索幼安爲管幼安者同一可笑因記桯史一條乃器之事附錄于此趙忠定既以人言投荒善類多力爭被逐而韓侂胄之權遂張公議譁然謗書日懸闕下雖

加疏捕莫得其名太學生敖器之亦有詩末云
九原若遇韓忠獻休說渠家末代孫蓋侂胄乃
韓忠獻琦曾孫也一時都下競爲傳寫侂胄雖
知出器之手亦不之罪器之後登進士○按器
之成是詩墨未乾而壁已輿去器之恐易服逃
去變姓名侂胄逐始成進士此云侂胄不之罪
未之考也器之閩人
夏振叔言幼隨其先大夫官汴苦蝎問之汴人
云不拘春夏但聞雷第一聲即默援衣帶作結

衛夫人名鑠字茂漪晉汝陰太守李矩之妻

或遺螢便舉結摩之即心試之良驗○方邵村侍御云小解朝不向東暮不向西日不向南夜不向北永不受毒蟲之螫

衛夫人見王右軍年十二書流涕曰此子必蔽我名按右軍初學衛書將謂不及北游見李斯曹嘉等書之許下見鍾繇梁鵠書又之洛下見蔡邕石經三體書又于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岳碑歎曰巫雲洛水外雲水寧足貴哉古人成一藝亦必脚下行數千里路目中見無限古人手

跡乃始成名今日執筆便欲淩跨古人豈不自媿○元微之除卻巫山不是雲之句亦本右軍干寶撰搜神記時人日卿可謂鬼之董狐魏使李騫入梁見佛寺旁執筆者謂之尸頭騫曰此僧之董狐也又六朝人撰酒記時謂酒之南董黃長睿評書號書之董狐近黃山潘景升好品題諸姬自爲撰記文辭艷麗時人謂景升是姬之董狐

俗傳楊玉環是白鸚之精故指爪純赤此語亦

有所本云出之張文獻公千秋金鑑錄◎按新都黃潭讀書一得云嘉靖辛卯始與令張鑑刻張文獻千秋金鑑錄予讀之有疑焉考綱目唐開元二十四年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錄以鏡自照見形以人自照見吉凶兩語者其書之序意也述前世興廢之源者其書意也茲錄也序無兩語而述前世興廢之源擇焉不精語焉不詳不似公口中語偽無疑矣三章內云安祿山野豬之精腹垂過膝史思明鵰鳥之精脇生兩羽

楊貴妃白鸚之精、指爪純赤、考之綱目、公以開元二十二年、爲中書令、祿山思明事在二十四年夏四月、錄內云云固當、若貴妃者、開元二十三年十二月、冊爲壽王妃、二十五年、貶公爲荊州刺史、二十八年公卒、又明年改元天寶、天寶四載、以楊太眞爲貴妃、是太眞爲壽王妃十年、始爲元宗貴妃、公爲相日、見太眞爲壽王妃、未見爲元宗貴妃也、惡得有白鸚之精云云也、其僞無疑矣、然錄固言之矣、公就中書焚稿、則是

錄之焚久矣世烏得而傳之哉

湯義仍牡丹亭劇初出一前輩勸之曰以子之才何不講學義仍應聲曰我固未常不講也公所講性我所講情王渼陂好爲詞曲客謂之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公當留心經世文章渼陂應聲曰公獨不聞其次致曲耶一時戲語頗見兩公機鋒

甬東薛千仞岡曰走九州而後知天地之大亦知天地之小走兩都而後見人才之多亦見人

才之少又云誘人子弟入飲博之門其罪小誘人子弟入詩文邪路者當服上刑語皆有意味

楊用修先生丹鉛諸錄出而陳晦伯正楊繼之胡元瑞筆叢又繼之時人顏曰正正楊當時如周方叔謝在杭畢湖目諸君子集中與用修爲難者不止一人然其中雖極辨難有究竟是一義者亦有互相發明者予已彙爲一書顏曰翼楊書已成尚未之鐫耳薛千仞云用修過目成誦故實皆在其胸中下筆不考誤亦有之然無

傷于用修好事者尋章摘句作意辯駁得其一誤如得一盜贓沾沾自喜此其人何心良可笑也。

鄞江東包氏望族也有老母畜一鵝躬親餵養已而母死鵝遶棺哀鳴三帀亦死包氏子顏其堂曰報鵝文徵明太史為之記

南唐李後主以七月七日生亦以七月七日死吳越王俶以八月二十四日生以八月二十四日死兩王生死相同如此予同書中未載此事

當爲補入○海鹽姚叔祥士麟云後主以故國不堪回首句及徐鉉所探語賜牽機藥死忠懿荷禮最優宜無他者顧兩王皆以生辰死者蓋卿忌未消各借生辰賜酒陰斃之耳○

嘉興宗給諫弘暹宦江右時方籍分宜相宗與監籍之員言嚴相青褶紗巾手持小書數帙而出籍者難之嚴曰此經驗方書欲藉以送老耳日方書中有刀瘡藥方否曰有曰能治得楊繼盛沈鍊瘡否嚴爲黙然監者曰若然則此書

猶無用[illegible]遂奪而投之火監者此語大快人意然猶憾此獠得全骸骨以終

金壇王伯發孝廉自言丙午偕計至德州見道旁有捕賊勾當與州解相譟問之云放馬賊晝劫上供銀若干追之則死賊射不追則死坐累各相向呼天泣數行下然賊馬塵起處猶目力可望也忽有夫婦兩騎從他道來諸捕咸驚相慶曰保定名捕至矣當無憂也諸捕控名捕馬問何從來言夫婦泰山進香耳然名捕病甚俯

首數上其妻亦短小好婦人以皂羅覆面手抱一嬰兒諸捕告之故哀乞相助名捕問賊幾人曰五人曰余病甚吾婦往足矣婦搖手我不耐煩名捕嗔罵曰懶息婦今月不出手祗會火坑上捋老公乎婦面發紅便下馬抱兒與夫更束馬肚結縛裙韉欅臂袖一刀長三尺許光若鏡也夫言將我箭去妻曰吾彈固自勝言未訖身已在馬上絕塵而去諸捕皆奔馬隨之須臾追及賊騎[illegible]人發聲清亮順風呼賊曰我保定名

捕其妻[illegible]此官錢故來相索宜急還毋嘗我丸也賊言丈夫平平牝猪敢爾賊發五弓射婦婦從馬上以彈弓撥箭箭悉落地急發一彈殺三人四人拔刀擬婦婦接戰揮斥如意復斫殺一人三人懼少却婦更言曰急還銀舁兩尸去俱死無益也三人下馬乞命還銀以二屍縛馬上而逸未幾諸捕至舁銀而還此婦猶旖旎尋常善刀藏之下馬徧拜諸捕曰妮子着力不徒縱此三寇要是裙襦伎倆耳州守爲治酒宴勞五

日而去姚伯祥曰此此皆伯發口授于予予爲之記所謂舌端有寫生手也○此婦要是隱娘紅線之流伯發善述伯祥此記亦奕奕動人所謂潘君之筆樂君之舌也

姚叔祥自云余十三而孤年二十猶目不識丁以寫照自給寓居德清學博姜孩日先生家姜謂予曰男子何可不知書遂句讀授予○叔祥二十窮苦猶不識丁晚乃卓然自立爲當代名碩人不可不自立如是人不可以年自廢如是

叔祥著述甚多、予僅見三數種、

坡公魏武帝論、就其成敗之迹而推原其理。如醫家見前醫投藥不效、而推其用藥之悮。雖不可謂洞見肺腑、然其理亦有不能外者。讀者存其理可也。

釋氏止因聖人之言平易正直、習之生厭、故更將其理翻新換異、橫見側出、以使人鼓舞不倦耳。論者至以釋氏之旨大悖於聖人、而尊之者又以爲大過於聖人、豈不俱失哉。然其所以爲

害亦卽由此譬之優人演劇不過因其晏樂引之忠孝而已而其後遂不能不沉湎於酒食汙漫於邪淫意欲大有功於聖人而流弊乃更甚焉亦由其深穩終不及聖人也

御人御字本古帝王公平接物之理而英雄稍濟之以權略至後世狡獪之流俱竊之以行其奸豈知雅遠之士元勝之流笑其機詐若小兒耳安有受其羈勒者哉

煑海之利原非本富然少取羸餘以減正賦未

爲不善也後世苟且之法無所不用取之盡錙銖矣而田賦之加未見其少蒐亦拙於取末利矣何也彼不能用末利以紓其本富也

高康生阜日天下之謬莫謬於今相者之說相者之說曰某相優當得富貴也某相劣當得貧賤也其人雖庸且愚焉苟可以富且貴則以爲人之所不若也其人雖賢且才焉苟僅止於貧且賤則以爲有所甚歉於人也推是說也使顏氏與端木弁衡則必以端木優於顏氏矣伯夔

與盜跖同觀則必以伯夷劣於盜跖矣幸而獲驗已不免重榮利而輕道德而況揣摩於勢分之間臆度於服馬之細不中者比比也徒使人不知所自立而因以喪其所守而已嗚呼孔子之道不著世將何所取衷哉

高康生曰君子小人相爲消長不特君子自有消長小人自有消長也小人化爲君子君子長而小人消矣君子化爲小人君子消而小人長矣君子小人實互相消長也且君子小人亘古

來兩兩對立必是天地間不可相無之類如使君子可以滅盡小人則必天地間有陽而無陰可也而獨陽不生又何以解乎蓋陰陽本一氣運行其運行不及處即陰也然即運行不及處亦復有道雖陽之極力運行不能不借此運行不及處相爲乘除凡一切心之公私身之氣血人之男女品之君子小人皆於此類應焉惟處之各得其當使君子常足以御小人而小人無以乘君子則小人之爲助於君子豈可少哉至

於處之不當而始有小人之禍焉則其責當在誰乎曰在君子此又君子之爲統乎小人而陽大陰小之義也

因樹屋書影第八卷終